



赖星宇 摄

温柔的桥

黄娟

看过一本讲述中国古代桥梁的书籍,里面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:“中国古代桥梁受儒家‘天人合一’、道家‘道法自然’观念的影响,将其与艺术、建筑、科技、自然和谐相融,既便利交通,亦装点山河。”对于行人而言,有像“西湖断桥今犹在”这样讲述爱情故事的名桥,给予山河风景锦上添花的点缀,也有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”此类的无名小桥,为荒无人烟的偏僻山野送去如雪中碳般的温情,桥不仅仅是脚下路,更是心上的一道美好记忆,在开化人的眼中,互通老城区和城东的芹江大桥便是如此。

说是芹江大桥,但很多人喜欢亲切地唤它“城东大桥”或是“一桥”。一直到上高中常住县城后,我才算真正认识它。那时这座桥建成通车已有25个年头,但仍是风华正茂的模样,行走在江滨路上,抬头一望,便能瞧见它高大伟岸的身影。高中时的一个好朋友住在城东,因为是走读生,她总是喜欢骑着自行车上学。有一次,她载着我去她家玩,自行车突然停在了芹江大桥上,她神秘兮兮地说:“这是我的秘密基地。”把车锁好放在一边,她领我走上人行道,双手扶着泥水铸成的栏杆,丝丝凉意从手心渗入身体,我不得其解,疑惑地看向她。她双手紧紧地捏住栏杆,踮起脚尖,胸膛用力往前凸起,脑袋却随意地向后靠。她示意我跟着做,我却杞人忧天地担心栏杆会承受不住自己的重量,便劝她悠着点,不要做这种危险动作。她哈哈大笑起来,笑完了,伸出手指向远方,那是芹江流出的方向,在我渺小的局限的世界里,我只知道下一个地方是华埠,接着可能是常山,然后……我有些茫然,并不确定她的意思。“这是我的秘密基地啊,每一次不开心的时候,我都会站在这里,想象自己会像芹江一样,慢慢走出这座小城市,去见识更大的世界,浑身就充满了力量!”她无私地分享着自己的小秘密,我仿佛也感受到了脚下之地的魅力,抬眼望着碧绿的江水,胸膛的意气蓬勃发涌起来。此后的时光,我们常常相约而来,聊天,谈梦想,总是交换着彼此对未来的无限设想,充盈着小女生懵懂的天真无忌。每每回忆高中时光,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谈起芹江大桥以及在那座桥上许下的美好愿望。纵使多年之后,当初的愿望早已在时光的洪流中悄无声息地被遗忘,但那些陪伴彼此的记忆,却和这座桥一样,随着经年累月的沉淀,拥有着形散而神不散的坚韧。

芹江大桥,明明是钢筋水泥的构造,却在40多年日月星辰的洗涤下,在人来人往人情涌动的浸润里,它已然有了灵魂,有了人气,更有了温度,滋养着太多开化人的生活,给他们的回忆裹上诸多瑰色。而今,时代发展更迭得太快,转眼间,曾经开化的地标性大桥,在纷杂拥挤的车流人流里,渐渐显得苍老和笨拙,它就要被淘汰了,让人听了有些许伤感,但也有很多宽慰。如果将重建后的大桥比作今生,那它的前世已经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,它沉默的温柔抚慰了太多人的心灵,而我相信,未来的它,也依旧会是一座温柔的桥,在流淌的岁月里紧密你我。

芹江一桥改造,三坝放闸,河床里裸着卵石,亮着几眼浅潭,两辆挖掘机隆隆作业,一群人埋头捡青蚶。我与丫头跋着雨鞋,也下河去。

“有大海的咸腥味呢!”孩子展开双臂深呼吸,如痴如醉。瞬即又像一条滑手的泥鳅,翻翻这块卵石,踏踏那方浅潭,放肆的笑声如溅起的水花,晶莹剔透。

我跟在丫头的背后,一边紧赶慢赶,一边叮嘱着安全。当年在芹江里,我的父母亲也这般护着我。

老家在乡下,城中有亲戚。开化人好客,上门拜年必定留客用餐。从中午到用晚餐时间,父母亲习惯带我到芹江一桥走走,到河滩里坐坐。

那时的芹江,没有二桥、三桥,没有二坝、三坝,河床的两边裸露着连绵的河滩。正月恰是枯水期,清浅的溪水在阳光下泛着粼光,游动的鱼儿尾尾可数。在桥上,我走前,父母亲顿后,他们的脚步极缓,像彼此交谈的声音。

第一次站在芹江大桥上,前不见来路,后不见终点,走走停停,等双亲靠近。至桥中心,便无所顾忌起来。

那时的我不及栏杆高,想看清大河的样子,只能安静地蹲着,将小脸凑

在栏杆柱之间,看青山在水中轻漾,看上溪木桥上人来人往。我跑向桥的另一侧,扶着栏杆踮着脚,看流动的水绿成绸缎,看滩里一丛一丛的人儿,用氩氙袋装着黄稀稀的物体。

曾经芹江一桥下游不远有一酒厂,厂里流出的酒糟,周边百姓运回养猪。一阵风吹来,空气里有种淡淡的酒香味,也有一种浅浅的腐烂气息。

“哇,大虾!妈妈,我捉到一只大虾。”阳光下,孩子扬着汗涔涔的脸,双手合掌举得高高的,“这只虾居然有我的手掌大,身体还是透明的。”水灵灵的目光里,尽是初遇的欢腾。孩子把虾放进随带的脸盆,转身又在卵石间找寻。大虾俯在盆底,举着大钳,微仰着头,警惕地看着世界。

那些年,我们在芹江里散步。父亲和母亲常常择一块大卵石坐下,在阳光里说着话。我一脚一脚地踩在发白的沙石上,看身后似有若无的脚印,看一只只苍耳固执地拽着我的裤角,一树干枯的繆草在风中迎战。我还固执地蹲在水边,一如在村前的小河,翻开一块又一块卵石,遇见一枚枚青蚶,一尾尾河虾。一抬头,芹江大桥像彩

虹般横卧江面。

青蚶安静,拾起便是。河虾敏动,相遇之间,它便举着大钳警惕地看着你,手捕者必须弓张双掌,以轻微的动作缓缓靠拢,缓缓合掌将其包裹,如若不然,她便一个健跳跃出老远,留下惆怅的你。这是母亲教我的技巧!当我在芹江畔安家,陪孩子从芹江大桥散步至芹江二桥,从二桥回转至一桥时,曾经的记忆成了永恒的话题。

“妈妈,妈妈,快看,我捡到‘青蚶王’了!”孩子又兴奋地叫着,跑着,河水被踏成了喷泉,“我们把它养在家里,晚上会不会出来一个青蚶姑娘呢!”孩子的世界溢满童话,一如脚上不知何时脱去的红雨鞋,和沾满泥巴的裤腿,总是令人惊奇。那枚青蚶,外壳上覆着青苔,比我的大拇指还粗壮。

玩得一头汗水,丫头心满意足地坐在椭圆光滑的卵石上,打开一瓶牛奶喝起来,目光四处梭巡。一尾虾弓着身子没在石砾间,身体发红。“桥没了,水也没了,好多虾要像它一样了。”孩子喃喃自语,“那两辆挖掘机,大概也要把好多的青蚶抓成肉酱了。”

我迎着孩子,无言以对。不知如何启语,告诉孩子生命终有轮回,即使一座桥也不例外。只愿今日芹江里所有的遇见,能为记忆里的故乡,留下值得翻阅的片段。



林可

情系芹江大桥

吴有根

开化芹江大桥在我心中是最有情结的一座桥。因为我一直关注着它……

我的家乡在开化县中村乡道源村(现为光明村)。村里只有十来米宽的小溪,过小溪全是木头搭的便桥,没见过水泥建造的大桥。我十岁那年第一次到县城看到芹江。当时芹江上没有水泥桥,而是一座木桥,我走上木桥看到:江中的木船忙碌于两岸之间,不断送车送人送物资。当时我就想如果有一座能开车能走路的桥多好。

再次到县城是1977年初,这时我看到芹江大桥正在建造,桥面还没做好,桥的雏形已基本显现。虹形的桥洞映在水中显示出芹江大桥的美丽与雄伟。再看那热火朝天的情景,我知道芹江大桥用不了多少时间便会通车。那时,我暗下决心桥通之时一定要到桥上走一走,看看芹江水流向钱塘江的粼粼之波。

第三次到县城是1978年9月,我考上开化中学。报到的第一天,我就趁空隙跑到芹江边上游玩,只见雄伟的芹江大桥横卧于江面上,曾经的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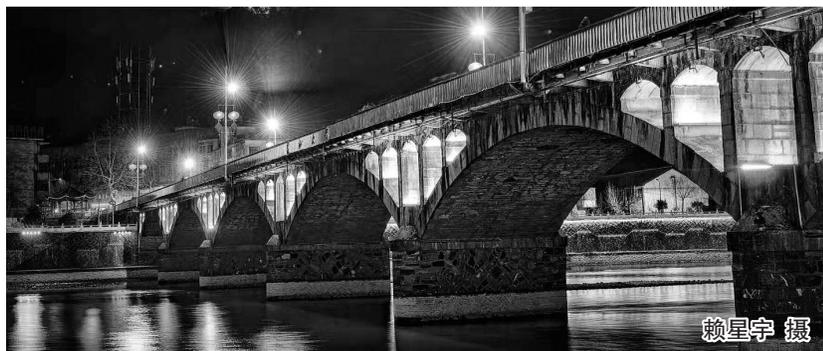
望实现了,心里十分兴奋。我快步跑到桥面上,只见人行道与车道分开,在我眼里这是世界上最宽的桥。我走得很慢,欣赏着桥边的风光,看看桥下的水向下游流去,风起时,泛起粼粼微波,同时还能依稀见到欢快的鱼在水中游。我的心情似乎跟鱼一样欢快。

后来,我对芹江大桥的情结始终不曾断,一直延续着。

大学毕业回家乡工作。虽然芹江上的大桥多了,但对芹江大桥的情结还在,不曾因时常见到而淡漠。记得有一次,我向同学提议,到芹江大桥住上一晚,得到了响应。以前只是走过芹江大桥,可是要躺在芹江大桥的怀

中,心中颇有些激动。我俩骑了把自行车,带上草席躺在人行道上。为防止自行车被盗,我们用绳子把自行车与脚捆在一起。为防止有蚊子,还带了蚊香。其实睡下后,才知桥上风很大,根本没有蚊子。仰面而睡,一边看着星星,一边谈着人生。感觉那晚是人生中最惬意的晚上。只可惜我们睡到早晨五点钟回家,两个人都感冒了,但这影响不了我对芹江大桥的感情。

如今芹江大桥已完成历史使命,要拆除了,心中虽有遗憾,但芹江大桥始终是我心中最有情结的桥、最有魅力的桥、最值得回忆的桥。



赖星宇 摄